

# 臺南市史略

石萬壽

## ——私修臺南市志卷首

### 一

臺南市位於臺灣島西南部，東以東經一百二十度十四分的崁頂山，與臺南縣的永康鄉、仁德鄉為鄰。西以東經一百二十度零三分的曾文溪口，緊臨臺灣海峽。南以北緯二十二度五十五分的二層行溪，與高雄縣茄萣鄉相對。北以北緯二十三度零五分的曾文溪，與臺南縣七股、西港、安定、新市等鄉鎮隔溪相望，面積有一百七十五點六四平方公里，為目前臺灣省面積最大，人口最多的省轄市。

臺南市的地勢，以東南方的崁頂山區較高，崁頂山以西至小北路、立人路、成功路、海安路、安平路、西門路、逢甲路、新興路一線，為由東南逐次向西北傾斜的斜坡地帶，也是小沙丘林立的地區，其中位於民權路北極殿一帶的鷺嶺，赤崁樓所在的赤崁等七座山丘，為臺南市街萌芽的地方，這種狀態，和古代羅馬發源的情形相類似，故臺南市可以說是臺灣的羅馬。小丘以外，尚有竹溪、福安溪（今南幹線）、德慶溪（今北幹線）、柴頭港等水道，也有港汊直通大井頭、赤崁樓、開山宮一帶。小丘與水道的中間，昔日有樣仔、蓮霧、龍眼、芭拔等果樹，分櫟成林，蒼松矮木，麋鹿悠遊，市肆廟宇，漁舟白帆，相映成趣；今日則樓閣高聳，煙雨林立，道路縱橫，行人熙攘，為臺南市的精華地區。

小北路一線以西到安平、鹿耳門一帶，為昔日的臺江海域。道光以前，臺江內海的範圍，南起二層行溪口，北至蕭壠，周廣千里，一望無垠，汪洋渟滀，波濤不驚，為臺南的港埠和漁民捕魚的地區。道光以後，漸成陸地。如今除了鯤鯓、四草兩內海為臺江殘餘外，只能從市境西北半部的漁塭、鹽田，以及各旱田、聚落間的木麻黃等抗鹹

植物，來憧憬往日臺江的情景了。臺江以西，有南起二層行溪口，北至安平之間的一鯤鯓至七鯤鯓島，四草、媽祖宮一帶的北汕尾島，土城所在的加老灣島等一連串沙洲。各沙洲間都有潮汐口，其中安平與二鯤鯓之間的南港，北汕尾安平之間的北港（又稱大港），北汕尾加老灣之間的鹿耳門港，為臺江浮覆以前通外海的港道。而大港、南港（即安平舊港），以及新在三鯤鯓四鯤鯓之間開闢的安平新港，則為浮覆以後臺南對外的海上交通孔道了。

### 二

臺南開發的年代，諸家的說法並不一致，史籍也沒有明確的記載。目前僅能從考古、史料兩方面，來推測臺南早期先民居住的情狀。在考古學方面，散佈在崁頂山區的先民貝塚，以及貝塚中出土的舊石器至鐵器時代的器物等，都表示崁頂山區早有人居。在史料方面，禹貢、越絕書、史記、兩漢書、東吳沈瑩的臨海水土志、隋書的琉球傳等中國的文獻記載中，或隱約，或明顯敘述當時臺灣西部平原住民的風俗習慣，與今日平埔族相類似。而宋史的毗舍耶傳、元代汪大淵的島夷誌略等，不但指明今臺南高雄一帶的山丘，所陳述臺南當時住民的民情風土，幾乎和今日的西拉雅平埔族相同。從這兩方面的論證，可以推知臺南市區早已有類似今日西拉雅平埔族的人種和聚落了。

明世宗嘉靖年間，倭寇、海盜以今臺南一帶為基地，騷擾東南沿海，明將戚繼光、俞大猷等率兵進剿，嘉靖四十二年，西元一五六三年，俞大猷追擊海盜林道乾至澎湖，道乾逃入鹿耳門港內，泊於臺江內海，大猷以港道迂迴，不敢逼近，乃駐兵澎湖，派船逡巡鹿耳門外。林道乾無可奈何，乘隙由二鯤鯓，即今日億載金城一帶逃往占城（

# 臺灣文獻

今越南南部），於是大猷撤回鹿耳門外的巡邏艦隊。神宗萬曆元年，西元一五七三年，道乾殘部林鳳率衆萬人，以魍港（今嘉義縣布袋鎮）爲基地，騷擾閩粵沿海，二年十月，爲總兵胡守仁所逐，又由二鯤鯓遁走呂宋（今菲律賓呂宋島）。三十年，倭人以今臺南地區的東番國爲基地，進犯閩浙沿海，爲明將沈有容所敗，追至澎湖，威震海隅，於是大員（今安平）的夷目大彌勒，與今臺灣西海岸地區酋長，同至澎湖島獻鹿餽酒，再引沈有容軍入臺，勦平倭寇餘孽，肅清今臺南地區的倭寇、海盜巢穴。

明朝這幾次的征討，對漢族在今臺南地區的墾殖，有莫大的影響。閩南粵東地區，本是山多田少，生活不易的區域，經明朝百餘年的承平，人口增加甚多，生活更形困難，不得不挺而走險，冒禁移居海外。在這幾次戰役中，閩粵人士乘機移居今臺南地區的人數日多，來臺經商、捕漁的人數也不少。明廷爲了應付此一形勢，曾於穆宗隆慶元年（西元一五六七年），准許商人領執照，前往位於澎湖東南方的北港（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，即今之安平）貿易。萬曆三十年，沈有容東征入東番時，幕客陳第隨軍來臺，撰東番記一書，描述今臺南地區的風土習俗甚詳，使閩粵人士對今臺南地區的情況更形瞭解，播遷於市境者日多，於是築禾寮，造磚厝，立神廟，建祠宇，與原住民，即西拉雅系平埔族的赤崁、臺灣二社通商雜居。斯時，臺南市境的景觀，東南方七小丘及崁頂山地區，仍有大片森林存在。德慶溪下游禾寮港，即今北幹線下游的忠義路、崇安街一帶，已有漢人聚居，臺江區域內漢人捕魚維生者甚多，沿江各港澳漁帆連歸，燈火點點，別具水都韻味。臺江西邊的一連串沙洲中，一鯤鯓（今安平）及北汕尾島，已有漢人聚居，漁帆燈火，蒼峰白浪，縱橫交織。沙洲間的一鯤鯓南北港道及鹿耳門港，都可通航，其中以北港道最深，漢人常因此稱一鯤鯓爲北港，於是北港一詞遂成爲明崇禎以前，官方對今臺南地區的正式名稱。

在明末閩粵人士陸續移居今臺南地區的時候，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，來到遠東，看到島上林木蒼翠，宛如神仙世界，遂稱爲美麗之島

(Tihas Formosa，音譯爲福摩沙)，此一名詞，即成爲歐洲人對臺灣的稱吸。葡萄牙人之後，鄭芝龍和荷蘭人的勢力也到達了今臺南地區。熹宗天啓元年，西元一六二一年，顏思齊、鄭芝龍率衆來臺，屯駐於笨港（今雲林縣北港鎮、嘉義縣新港鎮）一帶，成爲禾寮港等地漢人的領袖。天啓二年，荷蘭人攻占澎湖後，也派船來一鯤鯓一帶海岸測量，認爲一鯤鯓最適於泊船。四年八月，荷蘭人被逐出澎湖後，即移師攻占一鯤鯓，隨即在島上北方沙丘上建造城砦，號奧倫治城(Orange)。十一年，改稱熱蘭遮城(Zeelandia)，並在城堡東方建立市街，以招徠中日等國商人居住、貿易。崇禎七年（西元一六三四年），工程全部完成，成爲荷蘭在福摩沙島的統治中心，也成爲荷蘭對中國、日本貿易的中途站。是時，今臺灣島稱福摩沙島，臺灣則單指一鯤鯓島。在臺灣島上，商賈雲集，閭閻櫛比，車船輻輳，熙來攘往，舞台歌榭，聲動梁塵，甲第連雲，倉宅比鄰，極一時之盛，爲當時中國東南海外的一大都會。

不過，在崇禎元年鄭芝龍退出笨港，投誠明朝以前，荷蘭人除於天啓五年，向赤崁社購買赤崁地方，一度建市街於大井頭，號普羅民遮(Proventia)街，即今忠義、永福二路之間的民權路外，仍偏促於臺灣島上，並無法擴展在福摩沙島的管轄區域。等到鄭芝龍離開笨港以後，荷蘭人乘機征服福摩沙西南平原的平埔族，驅逐基隆、淡水一帶的西班牙人，取得福摩沙全島的霸權。未幾，荷蘭人爲鞏固統治權，即離間漢人和平埔族的情感，限制漢人的活動，欺凌漢人，引起漢人的不滿。永曆六年（西元一六五二年）八月，漢人在郭懷一領導下起義抗暴，進攻普羅民遮街，爲荷軍所平。事後，荷蘭人爲防範漢人的再度舉事，建普羅民遮城爲禾寮港街西方，普羅民遮街北方，即今赤崁樓處。並在熱蘭遮城西南方，即今安平墓地處，建烏特勒支堡(Utrecht)，以鎮壓漢人的反抗。但是時鄭成功已據有金廈，微餉的範圍廣及福摩沙島，漢人在鄭成功聲援之下，反抗荷蘭殖民當局的態度更形激烈，使得臺灣的局勢始終動盪不安，一直到鄭成功收復福摩沙爲止。

# 一略 史 市 南 臺

永曆十五年三月一日，鄭成功在福摩沙漢人領袖何斌的引導下，率戰艦四百艘，兵三萬五千名東征。四月一日，即西元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凌晨，大軍進抵鹿耳門外，辰時，即巴達維亞時間上午六時半，中原標準時間上午七時半，成功與侍從二人下小哨船，登陸於北汕尾島北岸，踏勘營地。午時後，即中原標準時間上午十一時後，潮水高漲，成功回船，率師通過鹿耳門港道，進入臺江內海。是晚，登陸禾寮港，紮營於今臺南市成功路鴨母寮市場內三老爺宮處。隨即攻下普羅民遮城，進而圍攻熱蘭遮城，經九個月的戰鬥，荷人無法抵抗，就在十二月六日烏特勒支堡失陷之後，長官揆一（Frederick Coyett）投降，簽定十八條的城下之盟。同月十三日，即西元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，鄭成功正式於山川台，即今東門圓環北半部大人廟遺址處，舉行受降典禮，接受荷人投降，於是荷蘭人退出臺灣島，結束在福摩沙為期三十八年的統治。

鄭成功光復福摩沙之後，改熱蘭遮城為安平鎮，作為鄭王的府第

，普羅民遮城為東都承天府治，作為全島最高的行政機構，並以福安溪為界，北設天興縣，治承天府東太爺崎（今衛民街憲兵隊），後移新港（今新市鄉），統福安溪以北地區。南設萬年縣，治福安溪南土壘（今新生街監獄處），後移二層行（今仁德鄉二行村），統福安溪以南區域。另設南路、北路、澎湖三安撫司，分治佳里興（今臺南縣佳里鎮佳里興）、興隆莊（今高雄市左營區）、媽宮（今澎湖縣馬公鎮）。是時，原臺灣島易稱安平島，福摩沙島易稱臺灣島，而荷蘭佔領時代最重要的安平北港道宣告淤淺，大船改由鹿耳門港出入，於是安平商業日益衰微，鹿耳門則漸成街市，廟宇日多，遂和安平、赤崁二地成為臺江沿岸三大港埠，也成為今臺南市境發展最早的三處街坊。

永曆十六年五月八日，鄭成功薨於安平鎮府第，享年三十九歲。

同年，葬於武定里洲仔尾，即今臺南縣永康鄉鹽行村洲仔尾部落。世子經嗣位，稱世藩，以陳永華為謀主，勵精圖治，與民休息。十七年八月，改東都為東寧，分承天府為四坊。陞天興、萬年二縣為州，南

北安撫司為鳳山、諸羅二縣，各州縣的轄地，天興州轄新港溪與福安溪之間地，萬年州統福安溪與二層行溪之間地，鳳山縣管二層行溪以南地，諸羅縣領新港溪以北地。十九年八月，建孔子廟（今存），設學校，以推廣教育。同年，嚴禁賭博，端正社會風氣，並於瀨口（今鹽埕國民住宅）築鹽埕晒鹽。二十六年六月，與英國簽訂通商協議十三條。此外，陳永華還興水利，課農桑，安撫平埔族等，遂使往日蠻荒地帶，成為海外樂土。是時，閩粵士民冒險東渡者日多，東寧市街日益擴大，赤崁地方的市街，西由大井頭起，東越禾寮港街、鷺嶺、直抵山川台。北由禾寮港起，南穿大井頭街，直抵五帝廟（今忠義路、中正路口）止。市區益廣，商業更盛，遂使東寧成為全中國反清復明的司令部。惜永曆三十四年鄭經西征失利東歸以後，陳永華、鄭經相繼逝世，監國鄭克塽被殺，政治大壞，無力抵抗清軍的進犯，終於在永曆三十七年六月，澎湖之戰失敗後，投降清朝，結束明鄭在臺灣為期二十三年的統治。

## 三

永曆三十七年，即清康熙二十二年，西元一六八三年，臺灣歸清。二十三年四月，劃定臺灣為一府三縣，改明鄭的承天府為臺灣府，移署東安坊太爺崎故天興縣署。以明鄭天興州直轄地，即福安溪、新港溪之間為臺灣縣，移治東安坊，初建縣衙於今中山路商品檢驗局址，乾隆十五年移至赤崁樓北，即今成功國小處。併萬年州、安平鎮入鳳山縣，仍治興隆莊。諸羅縣依舊，移治諸羅山（今嘉義市）。澎湖則設巡檢，隸屬臺灣縣。府之上，設臺廈兵備道，署在西定坊今永福路永福國小處，兼管臺灣及福建廈門地區，為臺灣最高的行政機構。也設臺灣總兵，鎮衙在鎮北坊今公園路中山公園對面軍事機構處，統率全臺戍兵萬餘人，為最高的軍事機構。不過，在康熙年間，因遣送明鄭軍民返回大陸的關係，臺灣人口大量減少，諸羅、鳳山二縣人煙更形稀少，致使二縣官員不敢蒞歸治所，於是鳳山縣暫駐土壘（今鹽埕辦公，諸羅縣暫駐佳里與理事，朝廷政令所能有效施行的地區，僅限於府城

以及其鄰近地區而已。

在康熙六十年，西元一七二一年，朱一貴之變以前的一段期間，朝廷對臺灣始終採取取消極態度，並沒有積極的建設。二十三年，朝廷先頒佈渡臺禁令，僅准許漳泉人士作有限度的移民，但不准攜眷。出入港口，也僅限於廈門、鹿耳門二口對渡，並由海防同知會同水師官兵查驗，以防止偷渡。這一項措施，固然使臺灣開發的進展大為減緩，却使府城、安平、鹿耳門一帶的商業更形繁華。是時，臺江海域受地殼上升及泥沙淤積的影響，海埔新生地日多，府城的市街因之西延至鎮渡頭，即今和平街尾接官亭一帶，東延至春牛浦，即今東門城一帶。港道也由此深入市區的大井頭、赤崁樓一帶。其中位於今中正路以北，成功路以南的五條港道，專供商民使用，號稱五條港，爲府城的商港區。五條港南北則供軍用，北方的港道稱哨船港，建有兵工廠，俗稱大廠，在今立人國小後，爲臺島自造兵船、兵器及水師停泊的場所。南方的港道稱王宮口港，專供水師停泊。唯此時朝廷並不願意臺灣建城，乃以臺灣多浮沙，缺乏石料，作爲不建城的藉口，故府城雖爲全臺政治經濟中心，在朱一貴之變以前，尚無城垣建置。

康熙六十年四月，朱一貴起兵，攻殺總兵歐陽凱、副將許雲以下數百人於春牛浦，道員梁文煊以下文武官員相率出走澎湖。一貴乃率兵入府治，復國號爲明，建元永和，自稱中興王，分兵守鹿耳門等地。未幾，朱一貴內部不和，自相殘殺，閏六月，即爲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所破，一貴被俘，事平，前後不到三個月。

朱一貴事件的爆發，無疑是暴露朝廷在臺灣統治設施的缺陷，事後，朝廷痛定思痛，通盤檢討應與革事宜，曾作了若干的改革，以結束對臺灣的消極統治，進入積極經營的時代，其中和府城有關的事項，有以下五種：

**第一：創建城垣。**朱一貴役時，府城淪陷，事後，官民多主張建城，朝廷則以臺灣變亂率自內生、不准建城。然爲防範土匪盜賊入侵，保障居民安全起見，乃於雍正三年（西元一七二五年），由知縣周鍾瑄創建木柵，十一年加植棘竹。乾隆五十一年（西元一七九六

年）林爽文之亂時，官民困守木柵，府城始獲安全。亂後，朝廷鑑於築城對地方安寧的重要性，乃於乾隆五十三年改建磚石城垣，五十五年完工，城垣北東南三方略成弧形，西方截直，形若半月，故有「半月沈江」之稱。道光十五年（西元一八三五年）再建外城，即爲清代臺灣的府城。臺灣割讓日本以後，城垣才告拆毀。

**第二：注重吏治。**朱一貴役的起因，實爲臺官員的貪殘，導致民變。故大亂數平之後，先殺道、府以下官吏，以平息民怒。再置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滿漢各一人，駐東安坊山川臺西，即今府前路文昌祠廢址處，一年期滿更替，以監督全臺的文武官員。同年，命令鳳山、諸羅二縣官吏離開府城，歸返治所。雍正元年起，再析置諸羅爲二縣一廳。雍正五年改臺廈道爲臺灣道，專治臺灣府，並升澎湖巡檢爲澎湖廳。朝廷這些措施，目的在革陳據臺初期各官吏間的推委塞責，以重整綱紀。乾隆以後，巡臺御史漸流於形式化，乾隆十七年改爲三年一次，四十七年最後一次派御史來臺後，即未再派遣，終使此一制度名存實亡。

**第三：調整臺灣縣的行政區劃。**臺灣歸清朝統治的初期，劃分各縣行政區域時，完全以明鄭時代的成例，以及賦稅的多寡爲準，並未顧慮到行政上、軍事上的利害關係，故赤崁、安平分屬臺灣、鳳山二縣。朱一貴役起，二縣相互推諉，致使臺灣失守。事後，朝廷即有調整行政區劃的意圖，雍正元年府城建木柵時，先將鳳山縣所轄的土塹堀地區闖入。十二年，正式調整臺灣、鳳山二縣的行政區域，劃安平、鯤鯓及福安溪南、二層行溪北等原萬年州轄地歸臺灣縣管轄。此後，府城及安平、鹿耳門二地聯成一氣，對維護府城的安全，貢獻極大。

**第四：重新檢討渡臺禁令。**朱一貴役後，朝廷以後變的爆發，單身漢，即當時稱爲羅漢脚的滋事生非，是重要的因素之一，故特別重申海禁政策，嚴禁閩粵士民渡臺。但羅漢脚問題的產生，主要是由臺灣居民中女性過少的緣故，要解決這一難題，唯一的方法，是解陳攜眷的禁令。因此，從雍正五年起，閩督高其倬、粵撫鄂爾達以

# 一 略 史 市 南 臺

下閩粵文武官員，相繼上疏請求解除海禁。十年，朝廷首次允許良民搬眷來臺，此後有乾隆五年的嚴禁，九年的解禁，十三年的嚴禁，二十五年解禁，三十三年的嚴禁，三十六年的解禁等前後三次的嚴禁解禁，使臺灣的移民，在斷續續續中增加了不少。乾隆四十一年，西元一七七六年，朝廷最後一次重申海禁命令後，禁令即告無形中廢除。於是移民大量湧入，形成自明鄭以來另一大移民潮。這些移民經鹿耳門入府城後，或定居府城，或轉往南北各地開墾荒地，使府城人口大增，市況更形繁榮。乾隆四十九年，朝廷以北路開發進展迅速，另於鹿港開口岸通商，五十三年再開淡水八里坌為通商口岸。此後，府城雖喪失了全島唯一對外交通孔道的地位，但仍為全島最繁華的市街，故有「一府、二鹿、三艋舺（今臺北市萬華）」之稱。

**第五：提倡文教。**府城的文教機構，最早創立的學校為明鄭時代的國學。入清以後，除改國學為府文學外，另於今府前路地方法院宿舍處建縣文廟，作為縣級的文教單位。康熙二十八年起，知府蔣毓英等並陸續建置坊社書院，以普及教育。但由於臺地紳豪文士被遣返內地，人才凋零，科名零落，政府雖大力提倡，亦徒具形式而已。朱一貴役後，政府增建書院，先後建海東、崇文、南湖、引心、蓬壺等書院。而民間的殷商巨賈更樂心教育，雅好詩文書畫，獎勵士子參加科舉考試，使府城文風鼎盛，人才薈萃，科名冠於全臺，文物傳於永世，詩琴不絕於耳，棋畫比比皆是。降及今日，故風猶存。今日臺南市人才的輩出，以及在全省性的音樂、美術、詩文、書法等競賽中，常有傑出的表現等事實，就是受到此一傳統的影響。

經以上五項的改革措施，府城地區確實享受了一段近百年的太平盛世。此時的官史，雖然免不了貪污納賄，但較過去大為收斂，不敢公然欺壓百姓。政治既然清明，民生自然富裕，再加上乾隆四十九年鹿港開港以前，府城獨享對外通商的利益，使府城貿易商的營業範圍擴大，資本額激增，形成大規模的貿易公司集團，稱之為郊。朱一貴之役以後，專營對廈門以北各港口貿易的北郊蘇萬利首先成立。其次成立者，為專營對廈門以南各港口貿易的南郊金永順，最後成立者，

則為專營糖米貿易的糖郊李勝興。乾隆、嘉慶之交，北郊、南郊、糖郊三大郊設連絡處於今神農街水仙宮，號稱三郊。這一貿易集團，不但執掌清代臺灣全島對外貿易的牛耳，也以民間的力量，興辦公益，捐建寺廟，鋪橋築路，賑災濟貧，提倡文教，匡正習俗，仲裁民間糾紛，疏濬溪河港道，並協助政府推行政令，守城拒賊，維持地方治安，成爲社會的一大安定力量。而府城也在三郊大力支持公益事業期間，文風鼎盛，大才輩出，成爲府城歷史上的黃金時代。

## 四

府城的黃金時代，也就是三郊的全盛時代，大抵到道光年間臺江浮覆為止。道光以後到同治二年安平開港，或到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的一段期間，為府城逐漸沒落時代。在這一段期間中，府城無論在自然因素，或人文因素上都有重大的改變，使市況日漸式微，終於喪失全省首善區域的地位，淪爲次等城市。

先說自然因素。府城及安平、鹿耳門等今日臺南市境的市街，都因爲有良好的港灣存在，才造成商業的興隆，市街的繁華，但安平港於明鄭時代即告淤淺，船舶不入，商人遠離，市容大爲失色。不過，安平在明鄭時代爲鄭王府第所在，入清以後，朝廷以安平地控府城、鹿耳門，爲軍事要衝，乃駐紮重兵，遂使安平由商業港埠一變爲邊防城鎮，今安平土民大多爲此時駐軍的後裔，故民風習俗都和工商業都市的府城略有差異。府城、鹿耳門二地的港道，由於經常疏濬的關係，勉強維持通航，仍無法克服區地殼上升，泥沙淤積所形成海埔新生地的成長，以及因之使臺江面積日縮，港道深度日淺的困惱。道光三年（西元一八二三年）七月，臺灣西南平原大風雨，曾文溪改道，注入臺江，泥沙淤積更甚，鹿耳門港淤塞，安平港道反因之重新沖刷加深。是時，府城的港道，商船或改由國姓港（今七股鄉）經竹筏港，入四草內海停泊，再換小船入五條港，或由安平換小船入鎮渡頭。軍艦則由新打港（今茄萣鄉興達港）經二層行溪、鯤鯓內海，停泊於五條港南方的王宮口港，遂於新泊船處增建廠房，修理兵器、船舶，號

# 一 獻 文 灣 臺

稱南廠，即今保安街保安宮一帶，而原有哨船港上的大廠則淪爲廢墟。港道以外的地區，漸成海埔新生地。於是墾民擁至，搭寮建廟，築堤闢地，漸使往日的千里浩瀚，化爲今日的漁塭農田，目前安南區境以寮爲地名的地區，即爲昔日拓墾的遺跡。

滄桑變異，府城的都市景觀也隨之改變。在臺江浮西成陸地以前，府城的市街，已由十字街逐次向四方延伸，東南北三方大抵以城垣爲限，西方則越城之外城止。是時，西城外及城西一帶爲港埠區，多碼頭、遊樂場，城內德慶溪以北爲兵營及軍眷區，十字街及鄰近街坊爲百業分別集中的地方，多以行業名稱爲街名，官署附近爲住宅區，偏僻地區仍爲叢林，也有若干陵墓，城外東南方高地、沙丘爲墳場。臺江浮覆以後，港道可以通達的區域，仍能勉強維持往日的繁華，甚至比以前興盛，而港道淤塞不能進行的地方，如鹿耳門、大廠等地，則淪爲寒村廢墟。至於港道以外地區，在光緒十三年臺灣政治中心遷臺江浮覆以後，港道可以通達的區域，仍能勉強維持往日的繁華，甚至比以前興盛，而港道淤塞不能進行的地方，如鹿耳門、大廠等地，則淪爲寒村廢墟。至於港道以外地區，在光緒十三年臺灣政治中心遷臺北以前，尚未有太大的改變，仍可維持以往的水準。

再說人文因素。滄桑的變異，固然使府城的市況逐漸衰敗，但主要的因素，仍是臺灣社會環境的改變，也就是臺灣社會受內在各種因素的刺激，所作脫胎換骨式的改變。清代臺灣的社會，爲墾殖形態的社會。這種形態，固然充滿朝氣活力，但也帶來了爭鬥和不安，常因爭地、爭水，甚至因芝麻小事，發生械鬥，有時會因此釀成大變亂。

同時，臺灣的歷史背景也比較特殊，臺灣爲明鄭開拓的地區，士民多富民族意識。明鄭覆滅後，志士遺民組織天地會，繼續領導匡復運動

，朱一貴之役時，即有不少的天地會人士參加。朱一貴事件後，朝廷雖改弦更張，僅能維持府城的安全而已。府城以外地區，仍動亂時起，也常有波及府城者。雍正十年三月，朱一貴餘黨吳福生利用大甲西社舉事，府城空虛的機會舉兵，進攻岡山，威脅府城，雖未幾即平，但也迫使府城增植棘竹，加強防衛。乾隆三十三年，大目降（今臺南縣新化鎮）人黃教之役，使府城風聲鶴唳，數月不安。五十一年，林爽文、莊大田之役起，數度圍攻府城，使府城烽火連綿，歷年方熄。嘉慶以後，嘉義、彰化等地變亂迭起，沿海盜賊猖獗，但多旋起旋滅。

，波及府城者，有嘉慶五年至十一年（西元一八〇〇年至一八〇六年）的海寇蔡牽之亂。道光十二年的張丙事件，二十四年的郭光侯抗租事件，以及咸豐三年（西元一八五三年）的林恭事件等四起。

蔡牽爲同安人，嘉義元年起專門在臺灣海峽上劫掠貿易船隻。五

年，首度進犯鹿耳門，擄掠商船。九年四月，再度劫掠鹿耳門船舶，飽載而去。同年十一月，三犯鹿耳門，飽掠軍艦商船而去。十年十一月，四犯鹿耳門，攻占府城北郊重鎮仔尾，爲三郊義軍所逐，十一年二月遁去。同年五月，五犯鹿耳門，爲澎湖水師副將王得祿所敗，狼狽而逃。從此以後，牽僅在臺灣海峽騷擾，不敢再犯府城，直到十四年八月爲王得祿所困，沈舟自殺爲止。這次戰役爲府城飽受戰亂最久，財產損失最大的一次，而軍隊的腐化無能，更是暴露無遺。郊商爲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，不得不自募團練，遂使團練逐漸代替官兵，成爲防守府城的主要武力。蔡牽以後諸役中，張丙、林恭二役是舉兵抗清，郭光侯事件僅是抗議而已。張丙舉事後，府城曾遭攻擊，未幾即平。林恭與李石的舉事，係受到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鼓舞，曾圍攻府城，爲巡道徐宗幹等軍所敗，未幾即平。郭光侯事件係由於官吏擅自提高稅額，引起百姓的不滿，遂在郭光侯領導下，湧至府城抗議，情勢極爲緊張，幸而郭光侯上京申訴，朝廷嚴懲貪污官吏，才使危機緩和下來。此後，戰亂雖多，幸未波及府城。但府城却受到來自西洋政治、經濟勢力一連串的壓迫，使郊商受到無情的削減，府城也因之日趨沒落。

府城和西洋文明的接觸，比臺灣各地更早更爲深刻。在鄭成功入府城以前，府城即一度成爲荷蘭人的殖民地。明鄭時代，鄭成功和鄭經都曾經與西洋人簽訂通商條約，所接受的西洋文明自然不會太少，今日留存於臺灣傳統建築上的壁鎖、紅毛土，水利建設上的紅毛埤等，都是這一時期的遺產。不過，入清以後，由於朝廷的閉關自守政策，使府城約有一百二十年間，未曾接觸西洋文明，等到鴉片戰爭爆發後，臺灣才再度受到西洋文明的衝擊。

道光二十年，西元一八四〇年，鴉片戰爭爆發，戰火蔓延到閩浙

沿海。是時，閩浙總督鄧廷楨認爲臺灣地理位置重要，飭令臺灣鎮總兵達洪阿、兵備道姚瑩等嚴守海岸，以防範英軍突入。於是姚瑩等人招募壯勇，積極籌劃戰守事宜。修建四草鎮海城、安平小砲台等南北十七座大小砲台，以防衛府城及新開闢的港道。二十一、二十二年英軍犯臺，連爲姚瑩所敗，英軍數十人被俘。但以東南各省的連連失利，朝廷被迫簽訂江寧條約，開放五口通商。

在江寧條約中，府城並沒有開放爲通商口岸，但英人垂涎臺灣已久，早已將臺灣視爲禁臠。因此，在和議以後，即常有英船巡弋臺灣海面。道光三十年，英人更計謀以府城代替福州爲通商口岸，事洩未成。是時，除英人以外，美法德各國都曾派艦來臺，也都有購買或占領臺灣的論調，這一種客觀形勢，使臺灣在國際關係中的處境日趨複雜，爲臺灣帶來了層出不窮的憂患。

咸豐六年，西元一八五六年，英法聯軍之役爆發，廣州、天津等地相繼淪陷。九年，被迫簽訂天津條約。十一年，再度被迫簽訂北京條約。這兩個條約中，朝廷都被迫開放臺灣爲通商口岸，但都未指明港口的名稱。是時臺灣的三大港中，鹿耳門港因臺江已浮覆的關係，早已成爲廢港，鹿港則以港道狹窄，不適於外國船隻通行，只有淡水和重新沖深的安平勉強適合，遂以淡水、安平二港爲通商口岸。但二港水深仍淺，同治元年再開放打狗（今高雄市）、雞籠，作爲安平、淡水的附屬口岸。三年，西元一八六四年，安平海關建造完成，同年五月，安平正式開港，英國德記洋行等外商相繼來府城貿易，興建洋式商館於安平及府城五條港區，大量進口鴉片及洋貨。這些外商以雄厚的資本，以及不平等條約的保護，逐漸取得臺灣對外貿易的霸權。於是洋行和買辦集團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行郊，西洋式的商館也代替了傳統中國式的商店，使臺灣的民生日益凋弊，而郊商受此打擊，從此一蹶不振，終告名存實亡。

臺灣的開港，是府城劃時代的大事。府城在這次狂風巨浪衝擊下，無論在經濟、教育、外事三方面都遭受到無情的打擊，使府城逐漸放棄往日純中國式的文明，接受西洋物質文明，也喪失往日的繁榮，

逐漸沒落下來。在經濟方面，開港雖刺激南部的米、糖，北部茶、樟腦的大量增產，使府城對外交通更形便捷。但農產品的外銷，以及新式輪船航行的利權，都歸之於外商，對外貿易的霸權，又爲外商所奪，終於造成行郊的衰落。朝廷對此一情勢，曾力謀對策，扶持郊商。咸豐十年，府城曾仿照大陸各省抽釐金的方法，在四草內海邊設釐金局抽釐。同治以後，將抽釐金事宜交由三郊包辦，以扶持三郊，積極設法挽救行郊經濟力的衰退，解決因之引起的地方自衛武力削弱的問題，但仍無法挽回行郊沒落的命運，逼使朝廷不得不整飭臺灣軍政，經常調湘淮軍勁旅來臺鎮戍，並於五條港西，即今協進國小處建鎮海營，爲湘淮軍來臺紮營處。而統領及維持地方團練的責任，則落入臺灣中北部墾民領袖，即竹塹林占梅、霧峰林文察、朝棟父子等人的肩上。

在教育方面。開港以後，基督教長老教會傳教士馬雅各（Dr. James Maxwell）、甘爲霖（W. Gampbell）等人相繼來府城傳教，於是西洋式的醫藥、教育隨著傳入臺灣。同治四年，馬雅各在府城看西街，即今仁愛街三十一號設立教堂兼醫療所，爲臺灣現代西醫的開始。同年，看西街教堂爲鄰近居民搗毀，馬氏被迫移住旅後（今高雄市旗津區），六年，馬雅各再回府城，建醫館於府署東鄰二老口街（今興華街巷內），俗稱舊樓病院。光緒二年，西元一八七六年，傳教士巴克禮（Rev. Thomas Barclay）在舊樓病院東北方，即今啓聰學校博愛堂處建神學院，是爲今臺南神學院的前身，六年，病院及神學院移至祝三多街，即今東門路鐵路東邊，俗稱新樓。十一年，創建臺南長老教中學於舊樓病院內，即今日私立長榮中學的前身。十三年，再建臺南長老教女學校於新樓西南角，即今日私立長榮女子中學的前身。又設盲人學校於洪公祠（故址在青年路博愛路口），即今啓聰學校的前身。長老教會開辦學校的目的，固然是在培植傳教人才，但也教授西洋式的課程，如生物、物理、化學、數學、地質學、醫學等，對府城人才的栽培，西洋文化的傳播，臺灣教育體制的改革等貢獻極大。

在外事方面，臺灣開港以後，由於各國對臺灣懷有領土、原料、市場的野心，使外事糾紛接踵而至。在同治十三年牡丹事件以前，影響府城安全最大的糾紛，為同治七年的樟腦專賣事件。此一事件的起因，為同治二年，臺灣道臺宣佈樟腦設局專賣，不准外商向廠商私購，外商大表不滿。英國駐安平領事吉必勳（John Gibson）受怡記洋行商人必麒麟（Dickerling）等人的慫恿，派海軍少校茄當（Gurdon）率兵艦砲轟安平，攻占位於今安平天后宮的水師衙門，炸燬位於今安平古堡的軍火庫，副將江國珍自殺。事後，雙方協議，英軍撤兵，樟腦專賣制度廢除，而吉必勳、茄當二人則以行為不當，被英國政府撤職查辦。

## 五

樟腦事件後未久，即同治十三年，日本借口牡丹社民殺害琉球漁民，派兵南侵，攻占恆春一帶，使臺灣局勢再度告急，朝廷乃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，來臺統籌應變事宜。同年五月，葆楨抵府城，積極籌劃戰守事宜。於是調湘淮軍精銳萬餘人來臺，建砲臺於二鯤鯓，即今億載金城，以固守府城海防，建永固金城於今安平路麻瘋醫院，作為府城和安平之間的連絡站，準備和日軍決戰。七月，日本撤兵回國，危機結束。事後，沈葆楨為鞏固防務，乃積極開發臺灣東部，拆置若干縣廳，增設臺北府。這些措施，固有利於全臺灣，却使府城喪失了臺灣唯一政治中心的地位。但沈葆楨曾建延平郡王祠於小南門城內，祀明國姓鄭成功。沈葆楨去職後，福建巡撫丁日昌再於光緒三年，西元一八七七年架設府城至旗後、府城至安平的電報線，並計畫修築府城至旗後的鐵路，也使府城成為全島最早接受西洋特質文明的城市。

光緒九年，中法戰爭爆發，臺灣戒嚴，朝廷調湘軍增防臺灣，以湘軍將領劉璈為臺灣道，駐府城。十年，再調淮軍劉銘傳部來臺，守北部，駐臺北府，形成南北各自為政的局面。此次戰役中，府城在劉璈主持下，不但免罹戰禍，且利用兵力力量，築造府城至安平的陸上

交通，即今安平路，並整頓道路，清理水溝，對市容的整頓貢獻極大。但由於劉璈和劉銘傳不合，中法戰爭結束後，即遭劉銘傳排擠，被迫去職，遂使府城市容的整頓工作為之中斷。

光緒十一年，中法戰爭結束。同年，臺灣建省，以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。翌年，劉銘傳即大肆改革，其中和府城有關的項目，在政治上，有十三年九月的調整臺灣行政區劃，全省共設三府、一直隸州、十一縣、三廳，改府城府縣名為臺南府安平縣，仍設道臺、總兵衙門，省會設在新設立的臺灣府臺灣縣，即今臺中市，在城池衙署未建成以前，暫駐臺北府辦公。這一措施，使府城喪失臺灣政治中心的地位。在經濟上，劉銘傳架設臺南至臺北的陸上電報線，鋪設安平至馬公的海底電線，建安平燈塔等建設，但劉氏在臺南的建設，遠不及在臺北的恢宏龐大，又使府城逐漸失去全省經濟中心的地位。劉銘傳這一連串的改革，雖使全省普遍接受西洋現代的物質文明，對府城而言，不但未能繼續實施劉璈所訂的革新市容計畫，反而使府城喪失全省首善區域的地位，可以說是得不償失。

光緒二十年八月，中日甲午戰爭爆發，二十一年（西元一八九五年）三月，中日簽訂馬關條約，將臺灣割讓與日本，臺灣民眾不服。同年五月，在丘逢甲等人的創導下，成立臺灣民主國，建元永清，定藍地黃虎旗為國旗，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，駐臺北府，軍務幫辦劉永福為民主大將軍，駐臺南府，丘逢甲為團練使，駐臺灣府，兼理軍餉。同月，日軍登陸，臺北失守，唐景崧、丘逢甲等倉卒內渡。日本總督樺山資紀率兵進入臺北，宣佈日本在臺灣的殖民地統治正式開始。唐景崧出走以後，臺灣軍民推舉劉永福為領袖，駐守臺南，繼續領導軍民抗敵，使臺南再度成為全臺的領導中心。同月，日軍南下，遭到劉永福黑旗軍及義軍的節節抵抗，進展相當緩慢，但黑旗軍等民主國軍隊仍不是日軍的對手，八月，嘉義、鳳山等地失陷，九月，日軍北逼曾文溪，南逼二層行溪，劉永福無法抵抗，棄城內渡。同月，日軍在臺南神學院巴克禮院長等人的引導下，進入府城，民主國結束。此役，史稱乙未之役，臺民以府城為基地，抵抗日軍四個多月，犧牲

慘重。但日軍死傷亦重，統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受重傷，死於府城莊雅橋街宜秋山館，即今府前路中國國民黨臺南市黨部主任委員辦公室處。

臺南的失陷，民主國的消滅，使府城再度淪入異族的統治，一直到中華民國三十四年，西元一九四五年，日本投降時才告結束，前後共有五十一年。在這半世紀的殖民統治中，府城雖逐漸脫離中國傳統城市的束縛，成為西洋近代物質文明的都市，但也使臺南結束自荷鄭以來，全島首善區域的光榮歷史，在名實兩方面都降為次要都市的地位，僅留下「文化古都」的頭銜，令人憧憬回味往日的繁榮景緻而已。

在日本統治期間，府城在各方面都有不斷而重大的改變。先說政治方面，府城所屬的行政區劃，在光緒二十一年九月日軍入府城時，屬臺南民政支部安平支廳，二十二年春屬臺南縣安平支廳，二十三年四月屬臺南縣臺南辦務署，二十七年十月為臺南廳臺南市。宣統元年為臺南一等廳臺南市。民國九年，改屬臺南州臺南市，各時代的縣廳州治，初在故縣署，後移至今臺南市政府處。支廳、辦務署、市治，初在故縣署，後移至故道署。支廳以下的行政單位為區，安平支廳時代，市區分為七區，辦務署時代為七區三十五保，臺南廳臺南市時仍分七區，一度曾分為八區，後又合併為東西二區，州制時代則分為十八區。日據時代行政區劃的變異，除州制時代較為安定外，前二十六年間，事實上是警察政治，故變化特大，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要配合警察的統治，也在這段期間中，建立法院於今府前路縣文廟遺址，後移至今地方法院處，立監獄於今新生街監獄處，置郵政局、電信局等通信機構於今民生路忠義路口，設保甲局於各警察局內，以搜捕反日份子，改組三郊為會社組合，受日本政府控制等措施，使府城成為日本鐵蹄統治下的殖民地，達到徹底控制臺灣土民的目的。

不過，在日本的統治期間中，也有若干繼承劉璈整頓市容的措施，使府城成為西洋近代物質文明的城市。在日軍入府城初期，即下令拆除城牆，闢建道路，禁革抽鴉片、蓄奴婢舊習，剪斷辮髮，預防傳

染病，並以民間力量提倡天足運動，以後並有光緒二十五年的設立臺灣銀行，統一臺灣幣制，三十四年的縱貫鐵路全線通車，宣統三年的頒佈都市計畫，民國四年正式實行，十四年的臺南新運河開通，十九年的舉辦「臺灣文化三百週年紀念會」，以闡揚府城的光榮歷史，二十七年的重建安平港口等重大措施，確實使臺南成為近代西洋化的都市。然日本政府為驅逐安平洋商，故意投資興建高雄港，任安平港自然荒廢，使臺南再喪失南部經濟中心的地位。民國十四年以後，雖然重開運河，整修安平港，但已時過境遷，無法挽救府城日趨沒落的命运了。

次說思想方面。日本的統治臺灣，目的在使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。因此，對臺灣土民實行差別待遇的教育制度。府城土民不能進入專收日本人的小學及州立臺南一中（今省立臺南二中）、州立臺南一女中（今省立臺南女中）就讀，僅能進入公學校及州立臺南二中（今省立臺南一中）、州立臺南二女中（今中山國中）就讀。這一項措施，激起臺灣士民的反抗。民國元年，臺民受辛亥革命成功的影響，先後舉事抗暴，其中規模最大者，就是民國四年發生於臺南西來庵，即今青年路一二三號基督教教堂處的余清芳抗日事件。此後，土民放棄武力，改以陳情請願等方式，先於民國九年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，十年成立臺灣文化協會，十二年，總部遷至今臺南市和平街三十一號。十六年，文化協會分裂，主流蔣渭水等另成立臺灣民眾黨。十九年，林獻堂等人成立臺灣地方自治聯盟。二十年，民衆黨被迫解散。自治聯盟雖參加二十四年十一月第一次民選議會選舉，頗有斬獲後，也在二十六年七月七七事變後被迫解散，於是臺灣民族運動完全結束。

臺灣民族運動的目的，在喚醒臺灣土民的民族自覺，減少殖民政府的迫害。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爆發後，殖民政府再度實行統制經濟及特務政治，解散反日組織，推行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廢除寺廟庵觀，抽調軍役，召募義勇軍，驅臺灣百姓作為日本人的侵略工具。三十二年，美軍攻下呂宋，戰爭直逼臺灣。三十三年，再徵調臺民為兵，並

在各地組織「義勇報國隊」，以作爲孤擲一注的資本，時市區居民爲逃避空襲，疏散近郊，致市區人口銳減。三十四年三月一日起，市區連遭美機轟炸，滿目瘡痍、幾成廢墟。同年八月十四日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投降，結束日本在臺灣爲期五十一年的統治。

## 六

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，臺灣光復，十一月十三日，中央政府派韓聯和來臺南接收，同年十二月，以舊臺南市區爲九省轄市之一，韓聯和爲首任市長。三十五年正月，合併舊臺南州新豐郡所屬的安順庄全部，永寧庄的一部份，使臺南市轄境的形狀，北方寬，南方窄，略成「甲」字型。同年二月，南市正式分設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、安平、安南等七區。三十九年，臺灣省行政區域重新調整，臺南市爲五省轄市之一，面積爲五省轄市中最大，人口則次於臺北、高雄，爲第三大的省轄市，民國六十年以後，臺北、高雄二市相繼升格爲直轄市，臺南市乃與後來居上的臺中市，同爲全省人口最多的都市。

從光復起到目前，即民國六十八年底爲止，臺南市和其他臺灣

城鎮一樣，有相當大的進步。在進治上，實行地方自治。光復之初，先成立市參議會，區民代表會，三十五年十二月，區長由官派改由區民代表會選舉。三十九年起改採直接選舉，十月，選舉第一屆市議會，葉禾田、辛文炳爲第一任民選議會正副議長。同月，廢區民代表會，區長改由民選，由曾洪賜等當選。十二月，選舉第一任民選市長，由葉廷珪當選，以後每屆公職選舉，競選都非常激烈，到今日，民選市長有八屆，即一、三、五屆的葉廷珪、二屆的楊請、四屆的辛文炳、六屆的林錫山、七屆的張麗堂，以及目前在任的第八屆市長蘇南成。民選議會有九屆，議長有葉禾田、楊請、辛文炳、王朝榮、蔡丁贊、林全興、魏神助、王奕棋、許石吉等九位，幾乎每屆更換一人，更換的頻繁，全省各縣市中無出其右者。這種情形，固然表示府城士民的熱衷政治，但也使主政者不能伸展抱負，只好以得過且過的態度，

敷衍了事，臺南市在光復後的市政建設遠不如其他省轄市的主因，也就是在此。

在教育上，光復時臺南市的中上學校，僅有臺南高工、師範學校及公立男女中學各二所。在這三十多年中，臺南高工逐漸改制爲工業專科學校、工學院、省立成功大學、國立成功大學，成爲臺灣南部規模最大的大學。師範學校也升格爲師範專科學校。公立男子高中有二所，即原來的州立二中改爲省立一中，州立一中改爲省立二中，後增市立中學一所，均兼收初中生，民國五十年實行省辦高中，縣市辦初中後，市立中學改收高中生，市境的公立高中仍爲二所。公立女子高中原有二所，後廢一所，僅剩下省立女中一校，五十九年增設家齊女中一所，仍爲二所。高中以外，另有商、農、工等職業學校及私立五專、二專、中學、職業學校多所，分佈於市境及鄰近區域。民國五十七年起，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，國民中學如雨後春筍相繼成立，使本市的中上教育，在量的方面大爲增加，但程度則大爲降低。不過，市民要受傳統文化的影響，教育水準仍相當高，也重視德智體羣四育兼修，使本市人才輩出，成名者亦復不少，但以民性剛強惡佞，登高位者並不多。

在經濟上，安平港淤塞後，本市缺乏港埠，對外海上交通不便，加上市政建設的落後，民性的保守，使市民逐漸外移到高雄、臺北等都市。留在市境者，或從事農漁，或從事輕工業，或從事商業，營業範圍擴及臺南縣、高雄縣旗山、岡山等地，唯工商巨賈多喜歡將盈餘購買魚塭，或投資房地產，很少再擴充設備，致使本市缺乏大企業，以及大資本家。近幾年來，重新開闢安平新港，開發安平工業區的關係，經濟略有起色，但距離理想尚遠，仍有待市民繼續努力。

除以上三事外，光復以後，本市還受到耕者有其田、十大建設、十二項建設等重大措施，以及大陸變色等鉅變的影響，但這些事件影響的範圍都遍及全省，並不專對本市，故略而不述。就此三事而論，臺南市的經濟建設不如臺北、高雄、臺中等地，政治也不如臺北等地安定，只剩下文化教育尙能維持舊有的水準，稱雄於全臺。於是古都

## 一 略 史 市 南 臺 一

文化，以及日益殘破的古蹟風物，成爲今日臺南市的特色，遂有「文化古都」的稱呼。唯臺南市民自信心強，榮譽心重，時時爲維護桑梓的光榮而努力。近數年來，市民同心協力，協助政府加速市政建設，發揚古都文化，遂有民國六十四年，借憶載金城暨延平郡王祠落成百週年紀念，而舉辦的觀光年活動，使本市略爲透露中興的曙光。四年

前，即民國六十六年，新市長上任後，勵精圖治，夙夜匪懈，大刀闊斧，通權達變更使市政建設一日千里，筆者以一世居府城小市民的身份，祈望市政當局能一本初衷，羣策羣力，一心一德，貫徹始終，以期能早日恢復臺灣建省以前的全盛時代，以免愧對歷史，埋沒先民辛勤開拓建設府城的偉蹟。